

互为镜鉴：“玫瑰”与“罍粟”

黄桂元

岁末年初,收到张学正先生编著的大书《玫瑰与罍粟》,展卷拜读,视野开阔,书香扑面。全书分上下两卷,“改革开放30年中国文学花园新作导读”,既是书的副标题,也是核心关键词。他曾撰写学术专著《现实主义文学在当代中国》《作家·思潮(合著)》《当代文学经纬》《心灵激荡——1978-2018中国作家心路》《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论》《仰望文学星空——孙犁、王蒙、贾平凹、王安忆新论》等,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这些论著无疑为《玫瑰与罍粟》的写作奠定了坚实基础。如今学正教授年届九旬,仍有着以一以贯之的行事风格,一旦确定研究目标,心无旁骛,高度专注,全力以赴。

去年盛夏一日,学正教授辗转找到我,希望能够提供一些有关女作家赵玫的评论。先生是我四十多年前的南开授业恩师,讲坛上意气昂扬,字正腔圆,音容声色,历历在目。赵玫为我的大学同窗,自1980年代中期进入文坛,在小说、散文、评论领域成果丰硕,自成风景,作为其一路进取的追踪者与见证者,我曾写过不少评论,遂将发表在《中国作家》2013年第二期的《奇异的文学抵达——赵玫论》的万字长文,传给先生,权当摇旗跟进。我的另一位同窗,女书法家汪健云则应约题写书名,为此书外观增光添色,也是美事。仅仅半年,书便成型,可以想象,若无全身心投入,绝不会有如此高效。

就成书过程而言,从世俗功利角度看,先生的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,甚至会被一些人视为事倍功半,属于“赔本买卖”。先生以耄耋之年,一己之力,从2018年初谋划并动笔编写,历时8年,寂寂伏案,默默耕耘。全书初稿打印出来,A4纸竟达1300多页,涉及300多位作家,400多篇(部)作品,又经数次增删,反复推敲,不计成本自费印制,整个编著、劳作过程艰辛,繁重,不亚于一项学术的“纸上工程”,拳拳之心,苍天可鉴。其所思所想,所作所为,在当今市场经济年代,无异于一项高贵的公益行为,得到宁宗一教授等同辈名师的支持与肯定,并为诸多同道和晚辈的鼎力相助,自是情理之中。

洋洋130余万言的《玫瑰与罍粟》,截取自1970年代末到本世纪三十年春秋,划分“作家——赤子”“人的重新发现”“反思历史,打开民族觉醒之门”“改革开放,踏上民族复兴之路”“青春岁月与人生求索”“阴阳裂变与爱的追寻”“百花齐放,艺术创新,文学呈多元景观”“创作自由,突破禁区,文学现世态万象”“生命与光明之歌”等九个板块。放眼、透视斑斓驳杂的文学思潮、创作现象、美学流派、作品聚焦与纷争,来龙去脉,前因后果,涵盖诗歌、小说、戏剧、散文与报告文学、电视剧与电影等文艺综合门类,近乎应有尽有,包罗万象,一网打尽。

从海量作品中辨识何为“玫瑰”,

何为“罍粟”,需要智慧,更需要常年积累。书名中的“玫瑰”与“罍粟”,带有隐喻意味,表征的是两种不同形态的“文学花朵”,美丽、芬芳的“玫瑰”,无疑是佳作的代表,而“罍粟”是指争议作品,看似妖艳,或有某些“毒性”成分,却具有互文价值和解读的多义性,展示了丰富多彩的人文精神世界的另一种景观。某种意义上,“玫瑰”与“罍粟”呈现了更多元的文学存在,互为镜鉴,彼此印证,共同推动了波澜壮阔的历史大潮。收录其间,见仁见智,姑且聊备一格,用张先生的话,“任何比喻都是蹩脚的。暂且借来用一下吧”。

谈到编著此书的动机,先生在后记中表达了一种执念,“要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学唱一支赞歌”,因为那是一个“崭新的年代,难忘的年代”,又是“一个大踏步前进的时代”。通览此书,其覆盖面之广,信息量之大,称其为概览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历史的“小百科”,并不为过。先生以工匠精神,埋首于浩如烟海般的资料堆,信息库,打捞记忆,升华意义,不放过任何重大历史节点,逐一审视,梳理,甄别,辨识,归纳,为的是给后代学人留下岁月见证和历史遗产。同时,也为曾一同携手耕耘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的友人自己,留下一份具有备忘录价值的珍贵纪念。据悉,此书已被中国现代文学馆收藏,应该说,这是对先生辛勤付出的肯定,也是对该书学术价值的认可。

浮在水上的鸭子

杨方

水底下的狼狈来支撑。我们只看见水面上的体面,却忽略了水底下的全力以赴。这像极了我们身边的生活。

常常羡慕身边的许多人活得滋润,把日子过得精致美好。可你不见得知道,他们在无人看见的角落里,也

是一地鸡毛,同样藏着不为人知的狼狈与难堪。

每个成功人士的背后,都藏着不为人知的辛苦。人生如逆水行舟,每个人都是那只在水中努力的鸭子。表面的平静,是通过水下的努力获得的,人前的从容,是靠背后的坚持赢得的。

浮在水上的鸭子启示我们,生活从不会亏待默默努力的人,所有的狼狈、辛苦与不为人知的付出,终会变成我们将来的从容淡定和举重若轻。

反省是一盏明灯

张建云

是改正错误缺乏坚持。比如,知道自己懒床是错误的,改了3天,3天之后渐渐忘了最初制订的计划与目标,又回到了每天懒床的状态。

家庭教育的最大麻烦在于错的把对的带坏了。这里讲的坏,不是品德坏,而是观点、方式、手段是错的,但出发点的目的都是对的。几乎没有家长认为自己对孩子的教育有恶意,都觉得“我是为你好”。

做家长的都明白一个道理:孩子学好不易,学坏很快。学好是上坡,学坏是下坡;学好是拿起,学坏是放下;学好要坚持,学坏可松懈。犯错永远比学好要快,堕落一直比高尚容易。

反省是一盏灯,照亮人前行的路。

人在婴儿时期不用反省,因为处于那个时期的人没有错误行为,也无错误意识,如白纸一张,纯洁无比。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人的欲望开始增强,有了情感的迷惑、志向的削弱、利益的驱使……错误也随之出现。

有了错误怎么办?先认错,再改错。

认错分为两步:一个是认清错误,知道自己错了;再一个是认领错误,而后承担错误。

认错之后就要改错。改错的目的就是把错误改好、改对、改正,但有人却越改越错。为什么会越改越错?一个

是因为错误太多,按下葫芦起了瓢,这个错还没改好,下个错又来了。再一个

星期文库

“八水绕长安”系列之二

泾清渭浊源何异

侯美玲

环绕长安的八水,渭河最大,泾河次之。渭河是黄河的最大支流,而泾河又是渭河的最大支流,因此泾渭两河经常同时出现在诗文中。泾河发源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老龙潭,流经宁夏、甘肃后,在今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境内汇入渭河。

正因其距离长安很近,古代很多故事都与它有关。《西游记》第九回《袁守诚妙算无私曲 老龙王拙计犯天条》,讲的是魏征梦中斩泾河龙王。泾河龙王是泾河的水神,掌管长安城的降雨。

战国末年,秦王采纳韩国人郑国的建议,兴修了大型灌溉渠——郑国渠。郑国渠充分利用关中平原西北略高东南略低这一有利地形,在礼泉县兴修干渠,将泾河水引入渠中,不仅最大限度控制灌溉面积,而且形成了全部自流灌溉系统。郑国渠可灌溉农田四万余顷,为关中农业基础的奠定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泾河是一条古老的河流。《诗经·国风·邶风·谷风》中有句:“泾以渭浊,湜湜其沚。”一种解释是:与清澈的渭水相比,泾水显得浑浊;但泾水静止时,水洼处也是清澈的。这一现象常被后世文人认为描绘了当时泾渭交汇处的自然景观。

不过,这一解释一直富有争议。围绕泾水渭水清浊问题,几千年来人们争论不休。诗人杜甫在《秋雨叹三首》一诗中写道:“去马来牛不复辨,浊泾清渭何当分。”由此可见,在杜甫所处的唐代,可能是泾河浑浊而渭河清澈。后世有人推测,此句诗可视为成语“泾渭分明”的雏形,本意指泾水与渭水合流时清浊界限分明,后多用来比喻是非、好坏界限清晰。

然而,元代陈宜甫实地游览后却认为,泾水不但不浊,反倒很清,“古人云泾河,水流本浑浊。今我来泾州,见水绕城郭。尘颜照清泚,似怪纓可濯。”意思是,古人说泾河水很浑浊,但我今天来到这里,看到河水绕城而过,污浊的容颜映照在清澈的泾河水中,水清得几乎可以洗涤纓冠。

究竟是“泾清渭浊”,还是“泾浊渭清”?乾隆皇帝读到《诗经》的“泾以渭浊”后,认定泾清渭浊,命令当地官员实地考察。陕西巡抚秦承恩奉命对泾、渭二水进行了实地考察,最终奏报确认“泾清渭浊,毫无疑义”。随后,乾隆皇帝写下《泾清渭浊纪实》,正式明确了其泾清渭浊的观点。

其实,泾、渭二水在交汇处孰清孰浊,并非固定不变,而是与当地植被及水土流失关系密切。在不同历史时期,由于两条河流含沙量的变化,其清浊表现也会相应改变。

